



武中門  
卷之四  
止



傷寒論文字攷續篇卷之下



出羽 伊藤馨子德氏 著

門人 甲斐 柏木 義質

美濃 福島 元輔 同校

江戸 中島 重 玄良氏 閱

謔語

王冰注素問熱論曰。謔言謂妄謬而不次也。新校正云。按。

楊上善云。多言也。馨謹案。謔言善言。素問大奇病論靖言。金匱黃疸病篇

皆多言之別稱也。素問生氣通天論曰。煩則喘喝。靜則多

言。是也。善之訓多。人皆知之。不俟辨釋。靖亦有訓善而為

傷寒論文字攷續篇卷之下 宋堂藏反

多意者。金匱曰。酒黃疸者。或無熱。靖言了。腹滿欲吐。靖言即謔語也。故一本作謔言。廣雅云。淨善也。淨之訓善。猶省之訓善也。蓋一音之轉也。禮記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鄭注云。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古者淨靜靖皆同聲。義亦通。故靜言靖言亦皆為多言之義。尚書堯典曰。靜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善言。孔子家語儒行篇曰。陳言而伏。靜言而正之。此靜言亦善言也。文十二年公羊傳。引秦誓。惟截截善論言。作惟談談善靖言。何休注云。靖猶撰也。王逸楚辭章句。引作談談淨言。王鳴盛曰。淨靖皆撰之轉語也。無實而能撰其其言。此淨言靖言。即多言也。然則王氏釋謔言為謬妄不次者。謬

也。宜從楊說為是。與稱語言必亂者自別。

下重

張書數用下重字。如後必下重。泄利下重。是也。許宏曰。下重者。欲下不出之意。馨謹案。許說不明。下重即後重也。謂大便之時。尻竅困難也。古人謂尻竅曰後。又曰下也。戰國策韓策曰。鄙語曰。寧為鷄口。無為牛後。正義云。鷄口雖小。乃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是口後對用。則後之為尻竅明也。古者下後互訓。國語周語曰。有胤在下。韋注云。下後也。禮記樂記曰。事成而後。鄭注云。後謂位在下也。家語問禮篇曰。今之用民者。由後。王注云。由後用下。所言是也。故下字亦為尻竅之稱。辯不可下病篇曰。咽中閉塞。不可下。下之則上輕。下重。

此是上指咽喉。下指尻竅也。咽中閉塞。是屬肺之不利。今下之則傳病於其合大腸。而為尻竅困難也。素問玉機真藏論曰。上為咳嗽。下為氣泄。此亦上指咽喉。下指尻竅也。重訓難者。戰國策趙孝成王策曰。故臣重見王也。鮑注云。重猶難也。荀子議兵篇曰。兵賞重者強。賞輕者弱。楊注云。重難其賞。使必賞有功則強。輕易其賞則弱。又曰。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注云。重難兵者強。是其徵也。

協熱利

一童子問曰。注者云。協熱利之協當讀為挾。太陽病數下之。虛寒挾熱而下。故曰挾熱利也。其說可從乎。馨答曰。然。

又問。果如其說。為虛寒挾熱而下。則其便必熱矣。然則與白頭翁湯所謂熱利無異乎。曰。否。挾字有二義。一是謂挾於身也。如孟子挾泰山以超北海。是也。一是謂負恃也。如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之挾。是也。此挾即負恃意也。表病數下之。其裡因虛。熱乘而入。裡寒負恃熱氣下迫之力。而下利不止也。如桂枝人參湯證。則熱係表而下迫。傷寒例曰。便攻之內虛。熱入協熱遂利。太陽病下篇曰。未止者。四日復下之。此作協熱利也。又曰。脈沈滑者。協熱利。陽明病篇曰。下不止。必協熱而便膿血也。此諸條是似熱完入裡者。則雖與係表者。其證小異。然於字義則同矣。

先字義

一醫生有善讀書之名。馨慕其名。一日往訪于門。時一醫聚徒弟十餘輩。重茵端坐。放聲講傷寒論。馨入一室。俟講之畢。講次及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條馨傾耳聞之。先字無講。既而講畢。延馨堂上。行賓主相見之禮。禮既成矣。乃問一醫曰。先生所講之本。無先字乎。答曰。有。有。則何為不講。曰。先字無意義。是以諸注家不釋其字義。講亦可。不講亦可。馨聞其言。憮然而不接談去矣。歸家語弟子曰。甚矣。彼醫讀書之疎也。世醫之有名於讀書者。亦或有如是者乎。可慨矣。夫先儒有言曰。聖賢之

微意。在一二字間。宜哉言也。如彼條。則先一字尤眼目。下之諸變。皆根於此一字。諸注家無釋者。皆坐不知讀書之罪已矣。先猶急也。發汗忌急出。故桂枝湯方後曰。令一時許。遍身熱熱。微似有汗者。益可。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又辨可發汗證篇曰。凡發汗。欲令手足俱周。時出以熱。熱然。一時間許亦佳。不可令如水流漓。如水流漓者。言急且多也。今急出不俟一時間。是以病不除。故曰汗先出不徹也。微。去。除也。微。如論語三家者。以雍徹之微。集韻曰。撤。去也。通作徹。厥陰病篇曰。傷寒。脈遲。六七日。而反與黃芩湯。微其熱。脈遲為寒。今與黃芩湯。復除其熱。腹中應冷。當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此是前日。微。後曰。除。只變其文而已。其義則一。金匱黃疸病篇曰。此微亦與之同。汪氏釋透徹者。誤也。

傳家語 卷之十一 魚... 酒黃疸者。或無熱。靖言了。腹滿欲吐。鼻燥。其脉浮者。先吐之。沈弦者。先下之。此兩先字。亦明明急字意。本經厥陰病篇曰。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裡。乃攻其表。溫裡四逆湯。攻表桂枝湯。此先亦蓋急字意。太陽病中篇曰。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裡。宜四逆湯。可以見。呂氏春秋辨土覽曰。植者。其生也。必先高注云。先猶速也。又情欲覽曰。德義之緩。邪利之急。注云。緩猶後。急猶先。是先急互其義也。

轉屬

謹案論中有轉屬陽明之文。又有轉繫陽明之語。又有繫

在太陰之文。又有屬太陰之語。蓋屬繫同義。禮記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鄭注云。屬猶繫也。荀子王制篇曰。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楊注云。屬繫也。可見屬繫同義。

成結胸

或曰。太陽病下篇。有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之文。此成字。注者引晉童謠。及孫綽疏。為為字之義。然成之訓。為古書所未見。恐難信從。成當訓得。猶何緣得陽明病之得。呂氏春秋不廣覽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高注云。必成猶必得也。是也。子以為何如。答曰。舊解近是。何

者論中數言為結胸。而絕無稱得結胸之文。成之訓為。雖古書所未見。然張書他條亦為為字之義者多。則不必泥古書也。金匱禽獸魚蟲禁忌篇曰。食生肉。飽飲乳。變成白蟲。此變成即變為字。又曰。膾食之在心胸間不化。吐復不出。速下除之。久成癥病。又曰。食膾多。不消。結為癥病。是成癥病與為癥病同義。菓實菜穀禁忌篇曰。夏月大醉汗流。不得冷水流。著身及使扇。即成病。又曰。龍帶精入芹菜中。人偶食之為病。是成病為病。意義豈異哉。是古人成為為同義之明徵也。

卓然

太陽病中篇曰。頭卓然而痛。方有執讀卓為特。魏荔彤為高卓之卓。馨謹案。二說皆非。卓是掉之省文。素問至真要大論曰。筋骨掉眩。王注云。掉謂肉中動也。是也。頭卓然而痛者。言頭腦掉眩而痛也。至真要大論又曰。頭頂重而掉。癱。注云。頭頂痛重。則腦中掉。癱尤甚。即此類也。素問數用掉眩字。可照攷矣。

裏急

太陽病中篇曰。小便少者。必苦裏急。注者曰。裏急謂腹內拘急也。馨謹案。裏急字有兩義。本皆略語。而裏非汎指腹內也。張書所謂裏急。蓋皆少腹裏急之略語也。少腹裏急

字。見本經陰陽易病篇。及金匱婦人雜病篇。素問所謂裏急。則兩脇裏急之略語也。兩脇裏急字。見至真要大論。至真要大論曰。心痛支滿。兩脇裏急。飲食不下。同篇曰。厥陰之復。少腹堅滿。裏急。暴痛。此裏急是兩脇裏急之略語何者。此條上文既有少腹字。則裏之不為少腹可知。而非汎指腹內亦明也。故王注云。裏。腹脇之內也。此是厥陰肝病。是以兩脇裏急也。又骨空論曰。衝脉為病。逆氣裏急。王注云。以衝脉俠齊而上。並少陰之經。上至胸中。故衝脉為病。則逆氣裏急也。然則此裏急亦兩脇裏急之略語也。謂腹內拘急曰裏急者。蓋後世之轉義也。如外臺虛勞裏急篇是也。注家無辨之者。故今論於此矣。

追逐字義

太陽病中篇曰。微數之脉。慎不可灸。因火為邪。謹案為猶子為衛君。助也。與夫子之為同。則為煩逆。追逐實。血散脉中。注家釋追逐字不明。馨謹案。醫經中用追字有兩義。一是補字意。素問調經論曰。近氣不失。遠氣乃來。王注云。追謂補也。鍼經曰。追而濟之。安得無實。則此之謂也。是也。一是寫字義。靈樞小鍼解曰。其往者不可追者。氣虛不可寫也。是也。此條追字亦寫字義。追字本有送出義。故謂寫曰追也。周頌有客詩曰。薄言追之。鄭箋云。追。送也。是也。逐者言物之流蕩而過度也。荀子儒效篇曰。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此以節之也。



楊注云。逐流蕩也。是也。脉微則陰血素虛。更用火燥之。是寫虛而使彌虛也。脉數則熱氣本實。更用火助之。是蕩實而令益實也。史記倉公傳曰。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此氣逐與上文瀉氣相反。而謂壯氣流蕩。過其度也。意義全相同。

遂字凡有三義

謹案。遂字凡有三義。一是從此而及彼之辭。春秋定八年經曰。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杜注云。兩事故曰遂。是也。太陽病中篇曰。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此遂是從此而及彼之辭。言因陽亡並及陰虛也。惡風是亡陽

之候。煩躁不得眠。是陰虛之變也。靈樞大惑論曰。陰虛故目不瞑。是也。注者或以亡陽為表陽亡。遂虛煩躁不得眠為裡陽虛誤也。金匱血痺虛勞病篇曰。卧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之遂亦同義。一是因循繼事之辭。荀子王制篇曰。小事殆乎遂。楊注云。遂因循也。春秋傳曰。遂繼事也。是也。太陽病中篇曰。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此遂是因循繼事之辭。言醫下之其利因循相繼而不止也。又下篇曰。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之遂亦同義。一是申重之辭。猶復也。國語晉語曰。是遂威而遠權。韋注云。遂申也。是也。金匱苓甘五

味姜辛湯方後曰。溫服半升。日三服。效滿即止。而更復渴。衝氣復發者。以細辛乾姜為熱藥也。服之當遂渴。而渴反止者。為支飲也。此遂渴。即與上文復渴。意義全同。此遂是申重之辭也。

若字義

太陽病上篇曰。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針。仍不解者。此為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注家三若字。皆為或字意。馨謹案。此三若字。皆當訓且。且猶又也。與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同文異義。不可混說。古人用字。變化無極。如凡病。若發汗。若吐。

若下。若亡津液。僅數句之間。用四若字。上三若字。是或字

意。下一若字。是而字意。

若訓而。見顧樞老子注。辨脈法曰。此以曾經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

以內無津液。此若亡血之別稱。說見下。

因汗吐下而亡津

液也。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此條用二若字。上若字。即而字意。下若字。是或字意也。靈樞小針解曰。為虛與實。若得若失者。言補者必然。若有得也。寫則恍然。若有失也。此亦用四若字。上二若字。為或字意。下二若字。即而字意也。其變化無極。可以見矣。此條蓋論拘泥日期而誤治者之救法也。發汗吐下溫

針。非因所施前後而次第之也。但從文便而已。少陽病篇論壞病曰吐下發汗溫針。而次序不一。則從文便可見。此是僅三日間。而至四誤治者。徒拘泥日期。一日是巨陽。因發汗且溫針。二日是陽明。因下之。三日是少陽。因吐之。少陽為邪高病。小柴胡湯條云邪高痛下。是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其高者越之。越之者言吐之也。成無已注瓜蒂者越之。越之為吐。可以見。當時凡醫讀素問。因圖吞棗。遂失其意。使少陽吐也。故少陽病篇戒其不可吐下也。若舊解三若字為或字意。則一誤治而為壞病也。恐無此理矣。若一誤治而致他病者。謂之壞病。則痞病結胸。亦可稱壞病乎。不通殊

甚。且少陽病篇。但曰若已吐下發汗溫針。謔語。柴胡證罷。此為壞病。而無若字。則四誤治並施甚明也。尚書金縢曰。予仁若考。史記魯世家引作予仁且巧。是馬遷釋若為且。讀考為巧也。王氏釋詞解仁且巧為仁而巧。誤也。且猶又也。仁且巧與孟子所謂仁且智同文例。若且同義。可以徵焉。犯猶敗也。害也。雖四誤治並施。因其人之體質。未必悉害甚。是以四誤治中。為何逆甚所敗。而為壞病乎。先審其脉證。隨其害之甚者。而治療之以救其逆也。國語周語曰水火之所犯。韋注云犯害也。楚語曰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韋注云犯敗也。是也。亡血有二義。

謹案亡血字蓋有二義。一是脫血之稱。如辨脈法及金匱所謂男子亡血失精是也。一是陰陽並亡之稱。如霍亂病篇曰惡寒脉微而復利。利止亡血也。也者互通見王氏釋詞四逆加人參湯主之是也。惡寒是亡陽之候。復利是亡陰之原也。血本陰精。然陽神非血則不行矣。血與神雖二物。其實則相因。故素問八正神明論曰。血氣者人之神。靈樞營衛生會篇曰。夫血與氣異名同類。營衛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於是乎以亡血為陰陽並亡之稱也。辨脈法曰。病人脉微而濡者。此為醫所病也。大發其汗。又數大下之。其人亡血。病當惡寒。後乃發熱。無休止時。夏月盛熱欲著複衣。冬月

盛寒欲裸其身。所以然者。陽微則惡寒。陰弱則發熱。此醫發其汗。令陽氣微。又大下之。令陰氣弱。此亡血是明明陰陽並亡之稱也。又曰。其脉自微。此以曾經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以內無津液。此陰陽自和。必自愈。厥陰病篇曰。傷寒五六日。不結胸。腹滿。脉虛。復厥者。不可下。此為亡血。下之。死。此亡血亦皆同。

客氣字凡有五義

謹案醫經中所用客氣字。凡有五義。儒書所用者。則置而不論焉。儒家所用之客氣字。始見定十八年左傳皆對主氣之稱也。一則以五行氣為主。而天之六氣稱客氣也。素問至真要大論曰。帝

曰善客主之勝復奈何岐伯曰客主之氣勝而無復也王  
 注云客謂天之六氣主謂五行之位也是也一是以人之  
 正氣為主而以邪氣稱客氣也六元正紀大論曰主氣不  
 足客氣勝也注云客氣言六氣更臨之氣主氣言五藏應  
 四時正王春夏秋冬也本經辨可吐篇曰病人手足厥冷  
 脉乍結以客氣在胸中心下滿而煩是也一是以本病為  
 主而標病稱客氣也標本病傳論曰人有客氣有司氣司氣  
 即主氣本作同氣非也今從全元起本靈樞病本篇亦誤同氣小大不利治其標小大利  
 治其本注云本先病標後病是也一是以初邪為主而再  
 感之邪稱客氣也辨脉法曰若陰氣前通者陽氣厥微陰

無所使客氣內入噴而出之是也一是以正病為主而醫  
 所誤作之病稱客氣也太陽病下篇曰醫見心下痞謂病  
 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胸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  
 故使鞭也陽明病篇曰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  
 中懊憹此皆指醫所誤作之病稱客氣也太陽病中篇曰  
 病人脉數數為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  
 氣微膈氣虛脉乃數也數為客熱不能消食以胃中虛冷  
 故使吐也此客熱亦指醫所誤作之虛熱也言本來邪熱  
 則宜消穀引食此為醫所誤作之虛熱故不能消穀引食  
 也若以客熱但為邪熱則中風陽明能食是何如豈非不

通耶辨不可下篇曰。醫為有大熱。解肌而發汗。亡陽虛煩躁。心下苦痞堅。表裡俱虛竭。卒起而頭眩。客熱在皮膚。悵快不得眠。不知胃氣冷。緊寒在闕元。技巧無所施。汲水灌其身。客熱應時罷。慄慄而振寒。又曰。醫復以毒藥攻其胃。此為重虛。客陽去有期。必下如汚泥而死。此等亦皆以正病為主。以醫誤為客也。尤在涇曰。如客之寄。不久而散。故曰客熱。蓋失之鑿矣。

有熱字說

肥後醫某遠寄書問曰。客歲不佞療一病者。愈後審其病。與陽明病篇所謂陽明病。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調。其

人骨節疼。翕翕如有熱狀。奄然發狂。澀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勝穀氣。與汗共出。脈緊則愈。其證全相符。然此經意義不能領得。閱諸注釋。亦皆不明了。如翕翕如有熱狀。脈緊則愈二句。尤覺難解。謹叩高說。願詳其徵。以啟愚蒙。馨乃削私說一篇。報之曰。陽明病屬胃土。故其病挾濕水者多。如茵陳蒿湯。梔子蘗皮湯。麻黃連軹赤小豆湯證。可以見。蓋此條亦論其挾濕者也。陽明病欲食者。其人素陽實。然挾濕水。是以熱不得實也。熱為實者。則小便當數。大便當鞭。今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調者。以濕水在裡故也。瘥濕喝病篇曰。濕痺之候。其人小便不利。大便反快。即此類也。

其人骨節疼者邪濕勝而止陰耗。金匱水氣病篇曰陰氣不通即骨疼是也。翕翕如有熱狀者言熱氣盛熾如有裡熱狀而反非裡之實熱也。凡論中單稱有熱者皆裡有實熱之謂也。辨脉法曰有熱屬藏者攻之不令發汗。太陽病中篇曰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又曰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譫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又曰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厥陰病篇曰下利脉數而渴者令自愈設不差必清膿血也以有熱故也。可以見奄然發狂濺然汗出而解者是穀氣猛驅濕水心血為之亢動是以奄

忽發狂濺汗出而解也。此水不勝穀氣與汗共僅者穀氣欲驅濕水而蒸汗濕水不勝穀食驅逐之力被逐而與汗共僅出而病解也。此句釋上文所以汗出而解也。脉緊則愈者其人骨節疼則陰氣本耗又濺汗出則陰氣益衰今脉緊者脾陰尚強故愈也。若脉不緊而弱者病解後復或致陰氣衰弱之變。平脉法曰脉緊者脾氣強辨可下病篇曰脉大而緊者陽中有陰可以下之宜大承氣湯。陽明病篇曰陽明病脉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類可見皆非緊寒之謂也。

將字義

陽明病篇曰。雖得之一日。惡寒將自罷。馨謹案。將宜讀為當。王引之經傳釋詞。載當訓將之例。而闕將訓當之例。故今詳之。以示初學。隱三年左傳曰。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僖五年傳曰。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成八年傳曰。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又十六年傳曰。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宣四年傳曰。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襄二十一年傳曰。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又曰。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又二十七年傳曰。雖曰不可。必將

許之。弗許。楚將許之。此傳上將字。是當字意。又三十年傳曰。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昭五年傳曰。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又九年傳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女為君目。將司明也。又二十四年傳曰。若吉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又二十八年傳曰。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愁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定八年傳曰。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周語曰。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此數將字。皆為當字意。孟子曰。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將亦同。舉而不能先慢



也。然則此將亦宜讀為當也。他可類推。

風字說

友人某寄書問曰。陽明病篇曰。汗出譫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為風也。須下之。過經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裡實故也。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此條風字難曉。謹仰高教。馨乃作一文。答之曰。風者。中風也。陽明有二。能食名中風。不能食名中寒。是也。中風謂其人素陽實也。中寒謂其人本陰虛也。中風字凡有三義說見正篇素問熱論曰。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風寒字與此同矣。陽實則能食。故能食者名中風也。能食者必有汗。汗是穀氣之所使出也。故

素問評熱論曰。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王注云。言穀化為精。精氣勝乃為汗。又曰。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王注云。無俾。言無可使為汗也。穀不化則精不生。精不化流。故無可使。其義可見。發汗使歛稀粥。亦使穀食成汗之法也。陰虛之人。則不能食。故不能食者。名中寒也。不能食者。必無汗。若其有汗者。是陽明之變證。必欲成他病者也。故曰。陽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濇然汗出者。此欲作固瘕。是也。此濇然汗出者。小便不利所致。是水液妄溢。非胃之所蒸也。然則此條雖不言能食。然既曰汗出。則其為

中風可知。既曰譫語。則胃家實可知。故曰汗出譫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為風也。是明中風陽明之可下也。然成氏以來。皆誤解風字。以為太陽中風。實似痴人說夢矣。或以為實字之誤。誕妄殆窮矣。中寒固忌下之。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所以然者。胃中虛冷故也。以其人本虛。故攻其熱必噦。是也。中風雖可下。然因其早晚。或有生變者。故下文戒之。以可俟過經也。此表虛裡實。與次條表虛裡實自異義。此表裡猶半表半裡之表裡。表是指肝膽少陽之部位。裡是指腸胃陽明之部位。陽明病。邪熱未盡聚結。下之早。則燥屎雖除。肝膽氣虛。邪熱獨陷。實於腸胃。遂致

語言必亂之變。故曰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裏實之故也。語言必亂者。蓋肝虛之變也。素問宣明五氣論曰。肝為語。四時刺逆從論曰。中肝五日死。其動為語。刺禁論是也。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裡實故也。十五字。當在文尾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之下。而揭文中者也。是古文之一法。張書此例尤夥。不可不知。

大熱大汗字各有兩義

謹案。大熱字有兩義。一是壯大之熱氣。此義人皆知之。不俟辨說。注者曰。大寒大熱之大。當為太音讀。猶言甚。非大也。論中有微熱微惡寒。而無小熱小惡寒。可以見矣。馨謹案。此說非也。古書往往有大入微者。對言微亦即小字意。而為大之反。果如此說。則論中有腹大

滿微滿之文而無小滿之稱則大滿之大亦當為太音讀乎恐非經意故今不取之也一是總括諸

熱之稱也謹案大熱有兩義猶大氣有兩義也一是大邪

大焉必切而致死不可以致生此大氣即大邪氣也一是總

括諸氣之稱傷寒例曰大氣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素問

離合真邪論曰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此大氣總

括諸經之邪氣者也皆字可見氣決論曰肉分之間谷

之會以行榮衛以會大氣此大氣總括一身中之正氣者

也天元紀曰帝曰馮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也此大氣總括

中虛六氣者也下文舉六氣可以見矣然則大氣自有兩

義不可不辨焉古者大字有總括意荀子非十二子篇曰齊言行

壹統類楊注云大謂之統成十六年左傳曰鍼曰書退國

有大任焉得專之言諸侯之國百官各有其任職而一人

不得專也杜注以大任為元師之任不通此總括百官之職曰大任也其

他如師大歸民大說亦總括之辭也師大歸謂師總歸也

民大說謂民總說也其字義可見太陽病中篇曰太陽病

二日反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大熱入胃胃中水竭此大

熱總括邪熱火熱者也一本及玉函脉經並改火熱入胃

者蓋出於淺者校字少陽病篇曰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

人躁煩者此為陽去入陰故也此大熱是總括表裡之熱

者也此條論大陽病不傳少陽轉入陰證之義言傷寒六

七日則當轉屬少陽然無表裡之熱其人反煩躁者是表

病不傳少陽陽證已去陷入陰病而煩躁者也注家以大

熱為表熱陰陽釋表裡誤也凡論中其辭似傳經者古今

注家皆失其義。馨慨之久矣。因今釋諸條。列置於下。敢質博雅。又謹案。大汗出字。亦有兩義。一是發汗過多之謂也。太陽病中篇曰。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又曰。太陽病。二日反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大熱入胃。胃中水竭。躁煩必發譫語。厥陰病篇曰。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是也。此大是壯大之大也。一是徧身汗出之謂也。辨脉法曰。脉微而解者。必大汗出也。傷寒例曰。小便不利。若喘若噦。不可與之。忽然大汗出。是為自愈也。是也。此大是徧大之大也。禮記郊特牲曰。大報天而主日也。鄭注云。大猶徧也。可徵。孟子梁惠王篇

曰。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此大戒亦徧告命於國中。之謂也。公孫丑篇曰。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大行字。與上文未洽相對。則政化徧行於天下之謂也。注家釋文字。麤糲多矣。故今辨之。夫致廣大。而盡精微。聖者之道。學士之讀書。亦然矣。豈可不盡心力歟。

太陽病上篇曰。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脉若靜者。為不傳。頗欲吐。若燥煩。脉數急者。為傳也。○謹案。凡治療。日期為要。故往聖定其日期。素問熱論曰。一日巨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是邪氣進傳。日期之大法也。然病是

動物人是活物。且邪有輕重。軀有虛實。是以有遲速。難必期者。乃宜審其脉證。而知邪之傳否。若徒拘泥日期。則誤其治者不貲。故仲景論之。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者。一日巨陽。病當在表之日也。脉若靜者。為不傳者。不猶未也。言脉或浮緩。或浮緊。不帶躁動而靜者。如日期病在表。未傳裡也。此謂一日間。未傳裡也。非病退而愈。終不傳裡之謂也。頗欲吐。若燥煩。脉數急者。為傳也者。頗字眼目。頗猶甚也。欲吐即嘔逆也。傷寒本有嘔逆。邪入中焦者。其嘔甚。故曰頗欲吐也。是邪傳少陽之候也。燥作躁。非是。燥煩謂口中燥甚也。燥煩字義見正篇邪入脾胃。則口中煩燥也。素問陽明類

論曰。咽喉乾燥。病在脾土。是也。是邪傳陽明之候也。如是而脉帶數急者。雖一日巨陽。病當在表之日期。邪勢迅疾。已傳少陽陽明也。為傳也之上。當添已字看。為傳也者。已傳裡矣之意。而非從今傳裡之謂也。然則一日巨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雖往聖之所定。而其日期。有難必拘泥者。乃宜審其脉證。知邪之傳否。而施治術已矣。長沙氏之意。蓋如是矣。然方氏輩曰。一日二日三四五六日者。猶言第一第二第三四五六之次序也。大要譬如計程。如此立箇前程的期式。約模耳。非計日以限病之謂。可謂謬經意之甚而已矣。

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謹案。上條既論邪如日期在表者。與其迅疾先期已傳裡者。故此又論邪勢遲緩。後日期未傳裡者也。往聖之日期。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則至二三日。其證當見。然不見者。邪勢遲緩。後日期而未傳裡也。不傳者。言二三日間未傳裡也。非病退而愈。終不傳裡之謂也。此不字亦未字意。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作再經者。針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謹案。太陽病。獨舉頭痛。以其邪輕也。若重者。豈有自愈之理歟。以行其經盡故也者。行與傳不同。行以正氣言。傳以邪氣言也。注者混

同。遂生鹵莽之說。人身六經。一日一經之氣旺。至七日則以六經旺氣周行其經盡之故。正氣勝而邪氣服。是以病自愈也。若欲作再經者。針足陽明者。作謂病加進也。作字義見卷上。若至再經日。病欲加進者。是不欲愈也。此邪雖在皮表。已至再經之久。則漸入肉裡。肉者陽明所主也。素問熱論曰。陽明主肉。故不刺風池風府。而刺陽明胃經穴之在大陽部位者。以泄其邪氣也。使經不傳則愈者。此經非指經脈。是再經之略語也。太陽病中篇曰。傷寒十三日過經。霍亂病篇曰。十三日愈。所以然者。經盡故也。之經亦皆再經之略語也。與此同例。言使再經之邪不傳。陽明少陽之裡則愈也。此

是固非說傳經者。又非假經絡以言者也。

太陽病中篇曰。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沈。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鞭。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裡故也。抵當湯主之。○謹案。仲景所謂太陽病。是上焦之病。而非為在太陽經之邪。然太陽膀胱經。上額交顛。絡腎屬膀胱。故或有上焦之邪。被牽其經氣下降。而熱入下焦者。故云太陽隨經。瘀熱在裡也。桃核承氣湯方條所謂熱結膀胱。亦與此熱在下焦同義。膀胱但是指下焦之辭。而非謂淨府也。膀胱關元皆在下焦。故謂下焦曰膀胱。又曰關元也。猶心藏在

胸中。因指胸中曰心中之例。厥陰病篇曰。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中

滿而煩。飢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是胸中。皆一意。金匱婦人產後病篇

曰。日晡時煩躁者。不食。食則譫語。至夜即愈。宜大承氣湯主之。熱在裡。結在膀胱也。此膀胱是明明指下焦之辭。若熱結於淨府者。豈大承氣湯之證耶。其他如少陰病篇。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亦皆同。厥陰病篇曰。此冷結在膀胱。關元。辨不可病篇曰。緊寒在關元。技巧無所施。據此。關元亦為下焦之別稱耳。然則曰隨經曰膀胱。皆非傳經之謂也。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清血。名

為火邪。○謹案此經謂經脈也。猶經脈動惕者。久而成痿之經脈。火熱透到經脈中。不解散。則經血溢於脈管。必便血也。釋到過經固非。柯氏改到作過尤妄。

少陰病篇曰。傷寒三日。三陽為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此為三陰不受邪也。○謹案素問相傳之日期。則四日當大陰受邪。吐食不下。然今反有能食而不嘔者。此為未傳陰也。然則雖四日。不可以陰病療之也。此亦論往聖所定之日期。有難必拘泥者也。

霍亂病篇曰。傷寒其脈微澁者。本是霍亂。今是傷寒。卻四五日。至陰經上。轉入陰。必利。本嘔下利者。不可治也。似欲

大便。而反失氣。仍不利者。屬陽明也。便必鞭。十三日愈。所以然者。經盡故也。下利後當便鞭。鞭則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後經中頗能食。復過一經能食。過之一日當愈。不愈者。不屬陽明也。○謹案傷寒生於外感。霍亂發於裡寒。然其外證所異。則但吐利之有無。而其他證皆同。故霍亂吐利止。即傷寒。然病因本異。則其脈不能同。浮緊是外感之脈。微澁是裡寒之脈。少陰病篇曰。下利。脈微澁。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溫其上。灸之。是微澁為裡寒之脈。甚明白。故曰傷寒。其脈微澁者。本是霍亂。今是傷寒也。四五日者。傷寒轉入陰病。日數之大法也。所謂四日大陰。五日少陰。是也。仲景雖不拘泥六經相傳之日期。然



其理未必為無也。故厥陰病篇論如其日期轉入陰病者。曰傷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轉氣下趣少腹者。此欲自利也。霍亂是從初有吐利。傷寒吐利者。則後卻四五日。至陰經上轉入陰必利也。陰經上猶言陰經時也。上訓時說見上卷言傷寒下利者。從初後卻四五日。至邪傳陰經之時。日轉陷入陰證。則必下利也。從初吐利者。是霍亂病。而不可以傷寒治者也。若吐利止後。似欲大便。而反失氣。仍不利者。是轉屬陽明也。轉屬陽明者。大便必鞅。雖大便鞅。乃傷津液之鞅。未可下也。當俟過再經之日。以六經旺氣再周行其經。盡之故。正氣勝。而邪氣服。病自愈也。下利後當便鞅以下。

論其不能轉屬陽明者也。下利後。腸胃空虛。津液匱乏。當大便鞅。鞅而能食者。是為胃氣復。故病自愈也。今反不能食。是為未復。到後經中。若頗能食。亦愈也。後經中謂再經時也。中亦訓時說見上卷若到再經之日。而未能食者。復過一經。到三經之日。能食。則雖不能即日愈。過能食之一日。而當愈也。又能食而病不愈者。是胃中虛寒。屬除中類。而不屬陽明胃實也。

陰陽氣並竭說

一日醫生十餘輩相會。互難傷寒論。一醫問曰。太陽病下篇曰。表裡俱虛。陰陽氣並竭。竭者。蓋竭盡之謂也。人若陰

陽並竭盡。則豈有可活之理歟。然下文有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之語。意義殆塞。其說何如。一醫答曰。此條是偏重陽一字。猶言陽氣虛竭也。故下文曰。無陽則陰獨。是與太陽病中篇。陽盛則欲衄。陰虛則小便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文意全同。此文上既曰。陽盛則奚得言陰陽俱虛竭乎。謂陰氣虛竭也。一醫難其說曰。子說殆不通。何者。此是誤汗以虛陽。誤下以虛陰。焉得言陽氣獨虛哉。且太陽病中篇所謂。陰陽俱虛。竭句。是假設者也。其句下屬身體則枯燥。而非承陽盛則欲衄句也。猶言若陰陽俱虛。竭則身體枯燥也。然則引證亦不確。子乃謂陰陽氣並竭者。

言使表裡俱虛。故陰陽氣並將竭也。非今已竭盡也。無陽則陰獨者。是非謂正氣也。此陰陽猶表裡也。言因誤下表邪悉入裡。表證無。而痞之裡證獨存也。諸君以為何如。一醫笑曰。我是東洞家者流也。如陰陽字。皆為叔和之攙入。固不足係齒牙。宜刪去之。衆口囂囂。妄論武斷。無所不至。時馨亦在坐側。聞其論議。不覺發一大笑。一醫赫然憤怒。進坐曰。子有明釋乎。有則我輩服矣。無則妄笑人之經論。無禮殊甚。子請退矣。馨曰。足下儕以醫為業。則張書十六卷。猶如法華僧念誦法華經。無不日夕講求矣。然而不知一氣字。妄論武斷。無所不至。是以馨不覺發一笑。衆醫曰。

氣字何如。答曰。氣字或有以質言者。或有以力言者。如營氣不足。血少故也。則以其質言者也。如陰陽氣並竭。則以其力言者也。若此。以其質釋之。則陰陽氣並竭者。是死人也。豈可醫之哉。其理可思而知矣。如陰陽俱虛竭。表裡俱虛竭。則謂其質虛。其力竭也。如穀氣字亦然。其人足心必熱。穀氣下流故也。則謂穀味之質也。此水不勝穀氣。與汗共位。則謂穀食之力也。氣字隨處。意義少轉。論說未畢。一醫瞋目張口。放大聲曰。縱理可然。氣字豈有訓力者歟。馨曰。呂氏春秋審時篇曰。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高注云。氣力也。章盛也。此文何如。衆醫閉口無對。馨辭坐

而出矣。

疑字恐字義

或問曰。芍藥甘草附子湯方後云。疑非仲景意。大柴胡湯方後云。恐不為大柴胡湯也。疑恐字義。其別何如。馨答曰。疑恐絕無異義。疑非疑怪之疑。疑亦恐也。禮記雜記曰。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鄭注云。疑猶恐也。是疑恐同義。恐亦非畏懼之義。疑恐皆精慮之謂也。戰國策楚宣王策曰。臣不敢言其後。此謂慮賢也。鮑注云。慮猶疑也。是疑慮同。人情知恐則精慮。精慮則知恐。知恐與精慮。其理相因。故恐為精慮之義也。腎在志為恐。見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又藏精思。見靈樞九鍼論。則恐懼精慮。其所出之本一也。恐慮意義相因而成訓。猶完憂意義相因而成訓也。燕王噲策曰。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鮑注云。憂亦完也。不完則憂。憂則完。故曰完。又曰憂是也。甘草附子湯方後云。恐一升多。陽明篇。恐有燥屎。亦皆慮字也。他宜隨處而求義耳。

表有熱裡有寒說

太陽病下篇曰。傷寒。脈浮滑。此以表有熱。裡有寒。白虎湯主之。此條林億等以表裡字為錯置。警謹案。此說似是而大非也。注者奉之者多矣。皆為宋儒淺見所惑者也。請辨

之矣。此是論熱極生寒。陰陽反作之證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寒極生

熱。熱極生寒。寒氣生濁。熱氣生清。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膜脹。此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陽明

病是陽病之極。故反作之證多矣。內熱結實。而反作者。致

自利清水。少陰病篇下利心下鞭。辨可下病篇類。大承氣湯是也。又

內熱不結實。而反作者。致時時惡風。背微惡寒。手足逆冷

等。白虎湯是也。皆是熱極生寒。陰陽反作之所致也。如白

虎湯證。脈或洪大。或但浮。今脈浮滑。浮則表氣過實。辨不

病篇曰。浮為氣實。滑則裡熱盛實。靈樞曰。滑者陽氣盛而有表裡

過實。則必有反作之勢。如時時惡風。背微惡寒。手足逆冷。

則雖外寒。然背微惡寒。是與附子湯同證。手足逆冷。是與

四逆湯同證。其本皆由熱極生裡寒。而後發者也。此條是雖未見其證。然以脉浮滑。表裡過實。故知其裡已生寒也。故曰裡有寒也。如傷寒脉滑。而厥者。裡有熱也。白虎湯主之。厥陰病篇則其證已見。厥然其厥非真陰厥。是熱極生寒。陰陽反作之所致。故曰裡有熱也。而戒不可妄投參附耳。彼此辭異。而其理則歸一。表有熱者。非太陽表熱之謂也。但是內熱徹表者也。如陽明病。數舉發熱是也。陽明病篇曰。赤色不可攻之。必發熱色黃。又曰。其後發熱者。必大便復軟而少也。以小承氣湯和之。又曰。陽明病發熱汗出。此為熱越。又曰。日晡所發熱者。屬陽傷寒。脉浮發熱無汗。其表明也。又曰。蒸蒸發熱者。屬胃也。傷寒脉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

湯主之。此表指太陽外證者也。然宋儒守株膠柱。彼此混說。遂致鹵莽說。故醫謂表有熱者。非太陽之發熱。指內熱表達。蒸蒸發熱者也。裡有寒者。非固有之寒邪。指惡風寒。手足厥之源者也。如是解。則可謂意義融通無塞已矣。

承氣湯名義

成無已解承氣字曰。承順也。正氣得順舒。馨謹案此說恐非。承猶周易否六三。包承之承也。氣者指邪氣。凡名承氣湯者。皆包承邪氣於燥屎中。而下之之稱也。太陽病上篇曰。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針者。四逆湯主之。此條不言燥屎。及手足逆冷者。舉承

氣則因其湯名。而知燥屎。舉四逆。亦因其湯名。而知四肢逆冷。故俱略而不言其證也。其義可以見。

平旦服說

或曰。十棗湯方後曰。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此湯獨平旦服者。何等故。注者無解。其說何如。馨答曰。諸水屬腎。腎病於日。則甲乙愈。於時則平旦愈。平旦是木氣所旺。甲乙亦然。素問藏氣法時論曰。肝病者平旦慧。王注云。木王之時。故爽慧也。是平旦木氣旺之時也。又曰。腎病愈在甲乙。又曰。夫邪氣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是平旦與甲乙。腎水所生之木氣旺時日。而水病當

愈之期也。故乘其時而用此湯。則易取其効也。欲知其詳。則宜就素問而求其理也。

溫熱互訓

或問曰。溫之訓熱。余嘗聞之。熱亦有訓溫者乎。馨答曰。有。霍亂病篇。埋中丸方後曰。腹中未熱。益至三四丸。此是溫中焦之劑。豈使腹中熱哉。辨陰陽易差後病勞復病證篇曰。當以丸藥溫之。宜理中丸。熱之為溫。可以見矣。辨脈法曰。若陽氣前絕。陰氣後竭者。其人死。身色必赤。腋下溫。心下熱也。此熱亦溫也。死者豈可熱乎。金匱救急死法曰。心下若微溫者。一日以上。猶可治之。可以見。太陽病上篇末

條云夜半陽氣還兩足當熱此是釋前條而前條則曰厥  
愈足溫者然則溫熱意義全同靈樞壽夭剛柔篇曰黃帝  
曰刺寒痺內熱奈何伯高答曰無見風每刺必慰如此病  
已矣此所謂內熱也此謂內溫曰內熱也其字義可見  
者字用法

馨嘗與鈴木秀庵會讀傷寒論及傷寒陽脈澁陰脈弦法  
當腹中急痛者先與小建中湯之條馨謂者字不通宜從  
宋板削去秀庵曰宋人昧古訓妄加改竄夫經旨者甚饒  
則似難遽信從况古經之文雖隻言半句不可苟補削宜  
潛攷反復而求其義也馨亦常疑宋板校正似是反非者

多矣是以從其言。然長思。然不能得其意。秀庵頓爾領  
解曰。蓋此文急痛二字。疊看之法也。猶言法當腹中急痛。  
急痛者。先與小建中湯也。馨曰。子說似是矣。然未見其文  
例。則不肯從焉。後讀金匱百合滑石散方後曰。右為散。飲  
服方寸匕。日三服。當微利者。止服。此文是明明疊看微利  
字之法也。故千金方載之。疊利字可徵。然則秀庵所見得  
古文之真矣。頃記此說。贈秀庵。秀庵又添其例數條。報於  
馨。陽明病篇曰。脈弦者生。濇者死。微者但發熱。謔語者大  
承氣湯主之。此是謔語字。宜疊看也。又曰。如其不下者。病  
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此是渴字宜疊看也。霍

亂病篇曰。下利後當便鞭。鞭則能食者愈。此是能食字。宜  
叠看也。馨得此數徵。極知宋儒之妄耳矣。

病證

或問曰。愚也嘗聞。古醫經中有病形病能能音態之文。而絕  
無病證字。謂病之形態曰證。昉見於列子。然張書多用證  
字。而用形字甚尠。如能字。則絕無所見。長沙氏不本於醫  
經。而取諸列子者何也。馨答曰。謂病之形態曰證。亦往聖  
古言。何為昉於御寇乎。素問至真要大論曰。岐伯曰。氣有  
高下。病有遠近。證有中外。治有輕重。適其至所為故也。王  
冰釋證有中外云。病證有表裡。是也。是長沙氏之所本也。

何取諸列子耶。馨常以張書照素靈。其意則固無論矣。其  
辭亦出於此者。十中之九耳。然則長沙氏之信岐黃也。甚  
篤矣。然而世醫之自稱傷寒論家者。謂素靈不足覽。豈不  
妄歟。其作備蓋始於東洞輩。是以馨惡之深矣。或嘗賦贊  
東洞詩似馨。馨乃步其韻。作一哦報之。其辭曰。岐黃神聖  
豈欺予。張氏著篇都據諸。渠一毒徒眯人眼。盲醫不覽素  
靈書。

脾約

陽明病篇有脾約之文。成注云。約者。儉約之約。又約束之  
約。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者也。今胃強脾弱。約束津液。不得



四布。馨謹案。此病是脾液衰乏之所致。非有液而儉束之也。然則約當訓衰。脾約者。脾液衰少之謂也。國語楚語曰。不為豐約舉。韋注云。豐盛也。約衰也。約字與此同義。

暴液

辨不可下病篇曰。津液四射。榮竭血盡。乾煩而不得眠。血薄肉消。而成暴液。或解曰。暴如自暴自棄之暴也。未注云。暴猶害也。是也。馨謹案。暴當讀為耗。此是津液散耗。故名暴液。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此暴亦耗字意。與下文餒字相應。禮記王制曰。喪祭用不足曰暴。鄭注云。暴猶耗也。是暴耗通之徵也。

居然

或問曰。傷寒例。有惟明者。居然能護其本之文。此居然字。無明釋。其說何如。馨答曰。居然字。昉見大雅生民詩。然毛傳無解。鄭箋似以默然釋之。攷之他書。意義恐不通。朱傳以徒然解之。亦不穩。私案。居然蓋與自然同義。大雅曰。居然生子。姜源踐大人跡。而娠孕生子。不由人事。故曰居然生子也。此即自然意也。史記秦始皇紀曰。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三都賦曰。能居然而辨八方。世說。袁彥伯條曰。居然有万里之勢。其義可以見。他見韓非子。賈誼新書等。宜參攷矣。

高章慄卑字義

平脉法曰。寸口衛氣盛。名曰高。營氣盛。名曰章。衛氣弱。名曰慄。營氣弱。名曰卑。成注云。高者暴狂而肥。章者暴澤而光。張卿子曰。此章責其暴著也。成注暴澤而光。安得為病脉。王字泰曰。章明也。條也。往來分明。有條理也。馨謹案。高章同義。慄卑亦同義。衛營但別其名而已。其義則一。高者隆盛也。章亦盛也。呂氏春秋審時覽曰。其氣章。高注云。章盛也。是也。禮記玉藻曰。唯水漿不祭。為已係卑。慄係同字。孔疏云。係厭也。然則慄是歷下。卑是卑下。是其徵也。諸解皆失其字義。難從。

傷寒論文字攷卷之下終

傷寒論文字攷續篇跋  
卷之十  
三  
魚堂藏板

傷寒論文字攷續篇跋

鳳山伊藤先生以儒成一家。儒而著醫籍者。其說既見題言。則今不復贅。其為人也。苦學過衆。英氣壓人。且其學不追時流。唯以明指群經為務而已矣。是以其於經義。高見卓識。皆人  
之所不及也。先生平日自謂曰。淺井  
惟寅嘗著扁倉傳割解。自序之曰。當

傷寒論文字攷續  
卷之十  
一  
魚堂藏板

今之世。精鑿方。而涉百家者。舍我其誰也。我若不唱。孰能和之。如某亦然。當今之世。精儒經。而涉鑿籍者。舍我其誰也。我若不唱。孰能和之。其言雖似自伐。然及覽其著也。人亦識其不誣已矣。先生曩著傷寒論文字攷二卷。唐澤德夫請而刻諸家塾。今復作其續二卷。重請而上梓。以為家藏。若

世之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嘉永六年癸丑季春月夕

中嶋重謹題

作身言一曰五經  
二  
魚堂藏板

今之世...  
中興...  
嘉禾六年癸丑...  
世之君子與...  
志亦...  
不...  
也

